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配画池  
鸯中凰  
鸳人凤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[第3辑]

鸳鸯配·人中画·凤凰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鸳鸯配 / (清) 烟水散人编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3.2  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. 第3辑 / 陈余齐主编)

ISBN 7-5034-1323-9

I. 鸳… II. 烟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4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592 号

1/18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384 字数: 9600 千字:

版 次: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957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鴛  
鴦  
配

清·烟水散人編次



# 目 录

- |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第 1 回  | 开贤馆二俊下帷 | 小戏谑一言成隙 | ..... | ( 1 )  |
| 第 2 回  | 玩联词满座叹赏 | 点龙睛灵画腾空 | ..... | ( 7 )  |
| 第 3 回  | 入书斋窥诗题和 | 赴池畔递柬传情 | ..... | ( 12 ) |
| 第 4 回  | 怜才双赠玉鸳鸯 | 恨奸独自草奏章 | ..... | ( 18 ) |
| 第 5 回  | 奸臣蠹国害忠良 | 兽友设计偷罗帕 | ..... | ( 24 ) |
| 第 6 回  | 凤娘妓馆赠金钗 | 申云酒楼逢侠客 | ..... | ( 30 ) |
| 第 7 回  | 襄阳城火龙援难 | 阮家庄太公留宾 | ..... | ( 36 ) |
| 第 8 回  | 投香刹错认荀文 | 闻美艳计劫玉英 | ..... | ( 41 ) |
| 第 9 回  | 绿林寨中逢故友 | 龙虎榜上两同登 | ..... | ( 47 ) |
| 第 10 回 | 代回书令使通诚 | 征巨寇延医进鸩 | ..... | ( 53 ) |
| 第 11 回 | 看灵画路逢玉英 | 逞侠气智劫仲宣 | ..... | ( 59 ) |
| 第 12 回 | 上奏疏下诏褒封 | 隐桐庐霞觞祝寿 | ..... | ( 64 ) |



## 第 1 回

### 开贤馆二俊下帷 小戏谑一言成隙

词曰：

从来西子拟西湖，绘出米癫图。乱江深处莺声碎，人如  
蚁闹遍平芜。堪听画楼传曲，最怜红粉当垆。

孤山梅鹤只今无，犹有忆林逋。英雄不散金牌恨，千年  
逝水冷云孤。漫说当时兴废，但余烟柳模糊。

——右调《风入松》

这一首词，前半是说，杭州山水，洵为天下名区。后半是说，宋高宗南渡偏安，一连把十二金牌，召回武穆，遂致二帝殁于沙漠，那锦绣中原，不能恢复。及传到理宗开庆元年，金国虽衰，元世祖忽必烈方起兵南下。那时，在朝专政，又有一个赛秦桧的奸相，叫做贾似道。真是权伴人主，势压王侯，在朝文武官员，那一个不趋迎谄媚，甘为鹰犬。只有一人，姓崔名信，表字立之，官拜龙图阁学士。做人直峻敢言，不阿权要，时人遂以包铁面为比。只是年近六旬，单生二女。当夫人李氏临产之时，有一同年，官居府尹，姓吕名时芳，馈送玉鸳鸯一对。此玉出在于阗，色夺鸡冠，鲜明润洁，价值二十万缗。才令人送进后堂，恰好李夫人一胎而举二女。崔立之大喜，以与玉鸳鸯相符。故长的叫做玉英，次的叫做玉瑞。

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二小姐倏忽长成一十七岁了。性资敏慧，态貌娉婷。不独描鸾刺凤件件皆能，兼又诗画琴棋无不通晓，真可比乔公二女，不数那赵家姊妹。那衙署虽则在城，但崔公颇有山水之癖，置一别墅，正靠西湖。四围翠竹成林，桃柳相



间。内造楼房三带，备极轮奂之美。又有雕廊绣阁，曲折相通。崔公每日退朝闲暇，便跨马出郊。纶巾羽衣，登楼宴坐。或时唤一小舟，同了几个门客，撑到湖心亭上，徘徊吟眺。就是李夫人与玉英玉瑞，也为城市喧嚣，一年倒有八个月住在湖上。只因西湖景致，果是名山秀水。春有柳浪莺声，夏则荷花曲港，秋取月光于顷，冬称浅港断桥相兼。梵刹相连，园亭接布。所以笙管时闻，游人不绝。曾有苏长公绝句一首，单把那西湖赞道：
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

暖风薰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
十一日，崔学士与贾平章议论不合，互相争执。崔学士遂出朝房，一直回到家里，与李夫人商议，要出一疏劾奏贾似道。李夫人再三劝道：“贾似道做人奸险异常，兼以皇上十分信用。若是相公出本弹论不准，触怒圣衷，只怕贾似道阴谋陷害，取祸不小。”崔公愤然道：“我岂不知似道奸险异常，只为我世受国恩，岂忍做那寒蝉给事，缄口不言。况今金虏未除，又值元兵侵犯，边疆危急，正国家多事之秋，我亦何怕一死，坐视奸臣误国，决不学那些贪禄苟荣的一般尸位。”说罢，便走出外边书房，独坐沉吟。只见管门的把一个柬儿呈上。崔公展开视之，柬上写道：“通家晚侄申云、荀文同顿首拜。”崔公放下名帖，忙令门公请进。

原来申生字起龙，荀生字绮若，俱是姑苏人氏。年方弱冠，才比子建，貌似潘安。因念帝都壮丽，兼与崔公累世通家，所以到杭州即便报刺进谒。当时相见毕，二生衣冠楚楚，举止从容，崔公不胜敬重，道：“老夫只为国惊心，无一筹可展。今辱二位贤侄联骑过我，正好细细请教。若是乍到，未有寓所，敝园虽则荒冷，不妨暂住。”二生因以园傍西湖，欣然应允。唤过从者，把那行李运至。是夜，崔公就令家童打扫中堂西首两间书室，与二生安顿。那一时，正值二月下旬，苏公堤上，草嫩花香。二生

每饭后，联袂出游，观玩景致。或至香刹寻僧，或诣青楼访妓。若是崔公闲暇在园，便与谈论朝务，所言皆是经济要略，深切利病，崔公每每叹服，因有相留之意。

一日，闲宴赏花。崔公与二生坐席才定，忽有一人，伟躯华服，自外趋至。二生慌忙起身，向前相见，要逊他首席。崔公道：“此乃敝同年之子吕肇章。虽则齿序居长，然已向住敝衙已久，决无僭坐之理。”二生遂而依次坐下。须臾酒过数巡，崔公从容问道：“不知二位贤侄，尊公捐馆之后，曾有姻事否？”二生惨然改容道：“侄辈俱因先父早亡，一寒如洗，是以蹉跎岁月，岂能议及姻亲。”崔公把手指了吕肇章，就向二生说道：“老夫年将耳顺，做了伯道无儿。幸赖吕家年侄，向来相傍。只为他性资粗钝，文字里边不能进益。今观二位贤侄，他日必为伟器。若不弃嫌老夫，意欲屈二位在敝墅下帷。一则老夫便于朝夕晤言，以开茅塞。二则年侄肇章，得以共温经史，时聆切磋之益。未审二位贤侄主意若何。”申生道：“晚侄学疏才浅，正要请教吕兄。况以老伯厚爱相留，岂敢固却。”荀生道：“侄辈幸蒙青眼，亦不忍遽尔言归。只是叨扰厚款，此心殊觉不安耳。”崔公听见二生应允，心下大喜。又宽慰道：“二位贤侄有了这大才，真是干将莫邪，所向无敌。更望着意用功，以图高捷，不可因家事凋零，挫了迈往之志。”二生道：“老伯所教极是。”当晚，饮至更余，沉醉尽欢而罢，各各安寝。

自此，二生闭户潜心经史，除会文访友之外，未尝轻易出门。只有吕肇章，做人放荡不羁，时时潜游妓馆，终日忘归。虽则资性愚陋，目不辨丁，却恃了宦家贵裔，坦然自满自足，不肯虚心下问。又值二生才高广学，未免有矜傲之色。所以同馆未几，意气颇不相入。是时春来夏去，端午节近。二生读至午余，神思倦念，一同步出馆外，徘徊于竹阴石畔。忽闻隔园楼上，箫声嘹亮。申生慨然道：“小弟意欲即事为题，各吟一绝，不知荀

兄亦有此兴否？”荀生笑道：“小弟正有此意。就乞申兄首倡，弟当效颦，请。”申生即信口吟道：

片云拖雨过江城，倦倚朱栏眺晚晴。

自寓西湖肠已断，玉楼休度凤箫声。

荀生亦朗然吟道：

忽观榴花已盛开，伤心独自影徘徊。

欲知尽日垂帘意，为妒双飞燕子来。

荀生吟毕，又叹息道：“小弟与申兄，学业虽就，怎奈书剑飘零，家无换石。已当终军之岁，未操司马之琴。寂寞无聊，岂能堪此长日乎。”申生道：“不待兄言，小弟已愁怀种种。自非荀兄相慰晨夕，弟已忧愤成疾久矣。”荀生道：“我两人虽为异姓，胜似同胞。他日乘车戴笠，决不忘今日之交情也。”言讫，便携手进内。取过花笺，各把绝句写出，贴于座右。只见吕肇章吃得半醉不醒，笑嘻嘻的踱进书房来。见了壁上笺诗，也勉强吟哦了一遍，拍手大声称赞道：“好诗好诗，妙绝妙绝。二兄有此佳制，小弟也把枯肠搜索步韵。”申生仰首相视道：“吕兄也要做诗么？奇了奇了。”荀生大笑道：“若使吕兄做得诗来，如今遍地通是诗句了。”吕肇章听了，登时面色涨红，不觉发怒道：“我老吕虽则不通，难道这一首绝句就料我做不出来。你两个纵是有才，怎么这般轻薄。”申生道：“忝在相厚，不过取笑而已，吾兄何必动气。”荀生道：“做得来做不来，与弟辈无甚干系。吕兄忒杀认真，绝无休休之量了。”二人你说一句，我说一句，半真半谑，气得吕肇章半句也说不出，便悻悻走了出去。二生也不睬他，竟把房门掩闭。吕肇章一直趋出外厢，坐在椅上思忖了一回，转觉恼恨道：“我为崔年伯厚情，款留在此读书。衙内若大若小，并无一个敢来欺慢我。谁想这申云、荀文两个寒酸畜生，自从到此，恃了才学，几番把我当面讥笑，难道我就真心让他不成。不若进去，再与他争论一番。”主意定了，刚欲起身，又立住道：

“我若与他口角相争，只怕崔年伯不知详细，反道我出言唐突，得罪于他。我且权时忍耐，慢慢的寻一个机会，在崔年伯面前，搬他一场是非，使这两个畜生存身不得，便可以出我这口恶气了。”主意已定，强把愁容按下，依旧满面堆笑，相与二生谈论，暗暗寻他不是。好在崔年伯面前毁谤他。

倏忽又是八月中秋，是晚崔公自有同僚公宴，二生也为节日，暂辍牙签，同往苏堤，闲步在柳荫之下，徘徊半晌，又走过断桥，席地而坐。谈笑多时，共联一绝道：

水色山光共悄然，（申生）

此身如在画图边。（荀生）

愿随西子湖头月，（申生）

飞入香闺伴绮筵。（荀生）

吟咏未息，背后一人大声赞道：“好诗好诗，仆虽卤莽，愿与二君作竟日之谈，不识可乎？”申荀二生回首视之。只见那人，身躯壮伟，面红口方，昂昂然一个美男子也。那人飞来向前，欠身施礼。二生知其不凡，慌忙接礼，遂邀进园亭，分宾主坐定。那人先问了二生姓氏，二生答了，也就问他乡贯姓名。那人答道：“小可乃湖广长沙府人，姓任名季良，自十三岁从父出游，飘荡江湖，今已一十二年矣。因慕武林湖山胜概，不远数百里而来。岂意邂逅间得闻佳句，小可虽非知音，然一睹清光，便知二君乃是当今名士。”申生道：“足下既爱俚言，想必善于吟咏。倘有奚囊，愿乞见示。”任季良笑道：“仆虽弓马熟娴，自幼废学。若要寻章摘句，其实不能。”荀生道：“弟观足下，气宇不凡，决非庸庸碌碌之辈。况值年纪正少，何不发愤读书，以求精进。”任季良道：“二君有所不知。方今豪杰纵横，四郊多垒，必须伊尹之才，才能拨乱为治。而况内有权臣，外无良将，只怕天下事纷纷攘攘，未有定局。一到了兵戈交战，那时靠不着这诗云子曰也者字面。仆虽狂言，幸勿见弃。”二生默然不答。任季良又说

道：“今晚乃中秋佳节，仆已命苍头备酒在寓，只是一人独酌，无以畅怀。若二位足下，不以武夫见鄙，容当携至高斋，同作一宵良晤，是一大快也。”申荀二生听了，欣然道：“小弟已蒙崔老先生整备酒果，正欲屈留足下一醉，何必要把佳肴携至。”任季良道：“同在客途，岂有相扰之理。”遂唤过从人，附耳说了数句。那从人去不多时，便把整治的鸡鹅鱼肉等物，并一坛美酒，陆续搬进。

当夜，万里无云，一轮皎洁。吕肇章自到朋友家赴席，只有申云、荀文、任季良三人同饮。呼卢行令，直至子夜而散。二生送任季良到湖边，但听得满湖画舫，笙歌婉转，欢笑之声不绝。真个是，中秋胜景，惟有西湖第一。此时，任季良已是酩酊大醉，踉跄而去。当时月色倍明，二生依依不舍，靠在石栏赏玩，直到东方已白，方才就寝。未知此后任季良与二生有何话说？吕肇章如何生出是非？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 2 回

### 玩联词满座叹赏 点龙睛灵画腾空

诗曰：

笔墨从来能变幻，幽情自古记春风。

世间奇事知多少？莫问真龙与画龙。

却说申云、荀文睡到次日饭后，起来梳洗毕，吃了早膳，二生同步出书斋，寻到任季良寓所，来拜季良。季良又置酒款待。自此，往来数次，遂成莫逆之交。忽一日，崔公因有小恙，告假在园，静养数日。适值有一个门生，送到菊花二十余种。崔公大喜，观玩多时，遂令家人备办酒席，遍请朝绅，并二生赴席赏菊。当日二生正在书房观书，闻说崔公着人来请，正欲打点赴席，忽见任季良慌忙趋至，慨然叹息道：“小弟幸遇二君，将谓聚首数月，得以朝夕聆教。不料家父卧病金陵，昨有字来，召弟即日到彼。弟今方寸已乱矣，无缘再聆雅教。只是山川阻隔，世路艰难，此别之后，不知有重晤之日否。”二生听了，亦怅然道：“小弟与兄，邂逅相逢，便成知己。正欲图暇请教，岂意尊公抱恙，遽尔言别。但不知吾兄可能暂停今晚，少尽祖道之欢么？”任季良坚执要行，二生送至湖上，又再三叮嘱道：“近闻江总制召兵汉口，吾兄既通武艺韬略，俟尊公病痊之日，何不应募辕门，以图凌烟勋业。”季良点头唯唯，各各交拜而别。二生回至园中，此时客已满座。崔公诘问道：“二位贤侄，既知老夫今日邀请赏菊，为何不在书房，却到别处闲耍。”二生道：“非也，因与故人言别，是以来迟耳。”吕肇章冷笑道：“有什么故人，想是那个光棍。”申生应声道：“他虽是个光棍，强如你这白丁。”崔

公正色道：“肇章虽则失言，起龙贤侄也不该这般相消。”荀生笑道：“这也不妨。岂不闻《卫风》有云，‘善戏谑兮不为虐兮’。”满座宾闻之，俱各大笑。便以巨杯斟满，把申起龙、吕肇章两个各敬了一杯。及饮至半酣，崔公道：“赏无诗，岂不为花神所笑。望诸公勿吝珠玉，赐教一二。”众客道：“弟辈才疏学浅，焉能成章，惟望申荀二兄赐教。”崔公就唤左右，取出文房四宝，送与二生道：“列位诸公，要观二位贤侄大才，今日就把赏菊为题，联词一阙，幸勿推辞。”二生领命，展开花笺，提起笔来。申生居先，荀文继之，顷刻而成。

词曰：

淡烟疏柳，秋色盈篱，金卮在手。但取黄花，何必定逢重九。满堂共醉如云友，羨声名望崇山斗。鼎钟勋业，林泉逸趣，惟公俱有。且漫把笙歌侑酒，一觴一咏，便开笑口。几下帘前，多少丹枫青竹？不须归去才消受，问渊明亦曾知否？良时难偶，莫索尘事，等闲白首。

——右调《疏帘淡月》

二生写毕，双手递与崔公道：“侄辈碌碌庸才，辄敢班门弄斧，幸惟老伯教诲一二。”崔公接来，一连看了两遍。莞然笑道：“二位贤侄，矢口成章，真不亚于子建七步。但把老夫忒谬誉了。”又传示合席，无不连声叹赏。既而换杯送酒，崔公笑向众宾客道：“学生十世先祖，遗下顾恺之画龙一幅，相传以为灵迹，价值千金。今日幸逢四美毕具，兼以列位先生，俱能博识古物，当令小价张挂起来，以为列位先生赏鉴何如？”众宾客道：“愿求一观。”崔公便令左右，捧过龙画，悬在堂中殿前。原来是一幅青龙，上边半遮云雾，鳞甲鲜明，须尾如动，单有双睛未点。合座宾客，看了半晌，莫不骇然称异，以为神笔。申生看了，啧啧赞赏道：“神龙在天，能从笔底绘出，宛然如活，此真化工手段，的系虎头真迹无疑。只是双睛未点，不知何故，岂偶遗忘耶？”

崔公笑道：“贤侄你博览群书，怎不知传记上载。那虎头画龙寺壁，不肯点睛。人问其故，他道一经点睛便要飞去。”正在议论不绝，忽见一个管门的，慌忙走人来禀说：“大门外有一道人，必要进来相见老爷。”崔公听了，厉声叱道：“你这管门的好没分晓，今日我与众老爷在这里饮酒赏菊，那道人无非抄化斋粮，就当打发他去，何必进来禀报。”那管门的道：“小的如此回他，他说有急事，必要亲见老爷。”话犹未毕，忽见那个道人已到阶下，闯入筵前。崔公举眼视之，那道人却是全真打扮。但见：

头顶箬冠，身披鹤氅，手挥一柄麈尾，腰缠素色丝绦。

举止安闲，容仪脱俗。真个有仙风道骨，却疑是湘子纯阳。

崔公看了，只得回嗔作喜，问其来意。道人欣髯笑道：“贫道来自钟南，并非沿门乞食之流。为慕老先生朝家柱石，辄敢斋戒请见。况值东篱菊绽，贵客满堂，若不弃嫌贫道，容小黄冠野叟，杂在其中，更足以装点景色，未知老先生意下以为何如？”崔公听其谈吐如流，肃然起敬，便令坐于席末。那道人应声入座，略不谦逊。浮满大白，如灌满卮。又慢慢的饮了一会，日色将西，那道人遂立起身来，到堂中对着一幅画龙，定睛细看，连声叹赏道：“奇哉奇哉，真是顾公神迹。贫道不见此画，忽已三百余年矣。”便向崔公说道：“此画岁久成灵，已非尘世之物。若肯借以笔砚，贫道把那双睛一点，当使这画龙头尾俱动。”崔公听了，恶其谬妄。忙唤左右，即以笔砚授之。那道人慌不忙，提起笔来，把这画龙双睛一点，急向众宾客道：“请瞧请瞧。”众宾客俱起身近前熟视，果见双眸炯炯，鬣张尾摆，跃然如活，莫不相顾错愕。那道人又向崔公说道：“笔墨有灵，将欲腾空飞去。异时公家有难，非此龙莫能救免。”停了一会，那道人又笑向崔公道：“贫道不知进退，有一句话奉闻，未审可否。”崔公道：“有何见谕，不妨细述。”那道人道：“贫道意欲向老先生乞取此画，勿吝惜。”合席听见，无不哑然失笑。只见崔公徐徐答道：



“老丈既有仙姿，此画亦为神物。既然老丈见爱，自当奉赠，决不吝惜。”便唤从者把这幅画龙收起卷好了，递与道人。左右座客，莫不愕然惊骇，以为出于意料之外。独有申荀二生，神气自如，不以为异。那道人接了画轴，长揖而出。到得中庭，将画展开。倏忽之间，清风骤发，半天里乌云冉冉，只见一条青龙，长有数丈，腾云而起。那道人跨在龙背上，举手向崔公一拱，奄然而逝。须臾云开风息，残纸在窗。忽见空中坠下一纸，左右拾来呈上。崔公看看纸上写道：

画龙虽失，履险如平。

问我是谁？火龙真人。

崔公看毕，方才知是火龙下降。在座宾客，取那张纸一齐看了，个个咨嗟称异，又服崔公能识异人。崔公亦十分欣畅，更以巨杯劝酒。笑问二生道：“贤侄博闻广览，曾知古来亦有此异事否？”申生答道：“只有晋时雷焕，曾在丰成狱中，掘起干将、莫邪二剑，一赠张华，一以自佩，后来剑合龙津，化龙飞去。至于神画凌空，自古以来，窃恐未之有也。”崔公听了，愀然道：“茂先剑去，身亦随丧。只怕老夫失此神画，将有祸临。奈何奈何。”荀生道：“不然，茂先虽称博物，然谄事贾后，祸实自贻。至于老伯，朝家股肱，安危所系，自有鬼神护佑，可保无祸，何必以画去为念哉。”崔公闻言，点头称善。又饮几杯，时已寺钟初动，在座朝绅，俱要入城，起身告别。申荀二生亦已酩酊，辞归卧室。

话休絮繁，却说当时，有一个名士，姓谢名翔，表字皋羽。做人负奇乐善，临事不苟。至于诗词歌赋，信笔成章。一日游学至杭州，闻得姑苏时髦，只有申起龙、荀绮若二生，馆在崔龙图学士湖上别业。即时具柬到湖上拜访。二生亦素慕其名，倒履迎接。相见揖毕，分宾主坐定。及茶毕，谢翔道：“小弟虽与二兄各居一方，向来企仰清标，今日幸获识荆，足慰饥渴之望。”二